

著 吴昕孺

gao zhong de teng tong

BAIHUALIN XIAOYUAN CHANGPIAN
XIAOSHUO XILIE

人的成长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“疼痛”

怕痛是人类的天性

但只有痛的磨砺才能琢玉成器

读一读本书的故事，也许你会觉得

王子凡就是你的校友、同桌、邻家男孩

或者就是你自己



高中的疼痛

白桦林校园长篇系列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白桦林校园长篇小说系列

高中的疼痛

吴昕孺 著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桦林校园长篇小说系列(高中的疼痛)/吴昕孺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2.5

ISBN 7-5354-2345-0

I.白…

II.吴…

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4028 号

责任编辑:赵国泰 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胡雁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十堰日报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38 插页:10

版次: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字数:646 千字 印数:6001—9000 套

I·1806 定价:57.10 元(共 5 册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本册定价:15.80 元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1

1

父亲说：走吧。

我便挑起行李，跟在他的后面走了。父亲每次都这样，送我去学校，都要我自己挑行李，他就在前面优哉游哉地走着。我才十六岁，肩膀还很嫩，三十多里路常把我弄得皮开肉绽，父亲却一点都不心疼。有一次我问他，你不挑东西，干吗要送我呢？父亲诡秘地笑着，就是不做声。我望着他，觉得他很陌生，似乎和我没有多大关系。于是，我便在心里恨恨地骂了一句，他妈的。他猛然回头看着我，像是听到了。奇怪，我在心里骂，嘴巴皮都没动一下，他怎么听得到呢？到底是我父亲。我不敢再造次，低着头在后面走着，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

我是到另外一所中学去。

我以前上的那所中学应该朝相反的方向走，我在那里



读了一年，便读不下去了。其实我自己并没有感到读不下去，而是他们不让我读下去，理由是我与一位叫小芹的同班女孩子好上了。期末的一个晚上，我和小芹一个人拿着一本书在后花园的槐树下亲嘴，被一位路过的女老师看见了，她义不容辞地把我们抓到了校长办公室。

她抓住我们走出不远，我感觉刚才女老师出现的地方又出现了一位男老师，我微微侧过头，是教我们体育的那个“枪手”。他每次带我们上课，都穿着一条或者是红色或者是绿色的运动裤，裆部由于过紧而呈手枪状，故得“枪手”之美名。尤其是上体操课，在单杠或者双杠上做动作，枪手的两条腿绷得比竹竿还要直，中间那团东西时而像驳壳枪的枪把，时而像冲锋枪的枪栓。我们揣摩学习的时候，一般分成男女两大阵营，女同学都默默地站在一边，顶多发出会心一笑，要是一不小心挡其正锋，还真担心那把枪会射出一梭子；男同学则不停地讨论那把枪的奇异变化，蝇声蚁语中透露出种种猥亵和放肆。等枪手一下杠，两个阵营马上便合二为一，仔细听他用手比划着讲述分解动作。

女老师带我和小芹到校长办公室时，电影正好散场，校长和他一家人把椅子放回办公室，碰见了我们。女老师当即把我和小芹亲嘴的事一五一十地向校长汇报了，校长听了直发笑，挥挥手说，有事明天再来吧。我看见气氛这么轻松，还以为没什么事了，虽然羞得不得了，但心里还是松了一口气。



第二天，我和小芹一大早就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，校长脸上再没有昨天晚上那样的笑了。他冷峻地宣布，开除我们学籍。我们听了这个消息后，互相望了一眼。小芹的眼圈红红的，而我因为看不见自己，不知道王子凡当时是一副什么鬼样子。我惟一记得的是，我没有说一句话就出了校长办公室的门，还险些被那古老的木门槛绊了一跤。

我回到家里，父亲问，考得怎么样？我说，不怎么样。过一会儿，我就说我被开除了。父亲很久没吭声，我怕他打我，怯怯地说，我比过去发狠多了，学得也不错，就是开了点小差。父亲还是不吭声，我知道他自己在消化怒气，否则他一出手就会打死我的。

父亲一直到晚上才和我说话，他先是要我在墙角跪着，我就跪了下来。良久，他说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吧，也只有这一次了。

我们要去的这所学校叫达德，父亲曾经在这里教过书。走了两个小时之后，我们进了校门。父亲带着我去找校长。

据说，父亲与校长在十多年前有过一段渊源，那时父亲在达德中学教语文，暑假，校长带着学校的全体党员教师（我至今都不知道我父亲什么时候入党的）到县委党校（我至今都不知道县委党校的门开在哪里）脱产学习两个月，主题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精神污染，规定谁也不准请假。七月的一天，父亲接到一个口信说是我被我妈生下来了。他向校长请假说要回去看看。校长说，这表明你的精



神污染还没有被清除掉，不能回去。父亲说，我家里添了口人。校长说，添了头猪也不行。

他话音未落，人就滚到地上去了，父亲的拳头还悬在空中嗞嗞冒烟。于是，等到父亲第一次见到我时，我已经哭了一个多月了。

我和父亲站在校长面前。他也许知道，我就是他说的那头猪。他说得没错，我小学没考取初中，初中又没考取高中，要不是父亲大人在教育界混饭吃，我就他妈的只好打游击去了。父亲骂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蠢得做猪叫！”我一直不承认自己蠢，但我从不否认自己是头猪，因为我的确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我从一生下来就被一种莫名其妙的疼爱与期待混杂的毒药折磨着，斥骂与罚跪都是披着爱的外衣的狼，没有人不说是“对我好”，我却很少感到好过。

父亲并没和校长说上几句话。我突然看见一个奇异的景观，比“枪手”还要奇异，校长的背后一条尾巴冉冉升起，翘到了天上。我觉得很好奇，便走过去拿了玩。

父亲厉声斥道，没礼貌，快叫龚叔叔！

校长转过身，摸着我的脑袋。“难道你没尾巴吗？”

我的手下意识地摸摸屁股。“没有，我的尾巴还没长出来。”

校长哈哈大笑，好像是哈哈镜里的一个人，尾巴也跟着抖动得厉害，竟然从我的手里滑脱，缩进西装里去了。“你去瞧瞧你父亲，看他的尾巴在哪里？”



父亲露出尴尬的神色，低声说：“我的尾巴被夹住了。”

校长又哈哈大笑起来，他的声浪差点把我和父亲冲出了办公室。我攥紧父亲的胳膊，两个人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在抗洪抢险。终于顶住了。校长把脸扯平，慈祥地说：“这小子留下来吧，编到42班。”

不知从哪里闪出一个人，把我领了出去。

42班在教学楼一楼的最东头，我进去的时候一抹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想，这校长纯扯淡，把我弄到这么黑一个班。过了一会，一双皱巴巴的手，像是从坟堆里伸出来的，阴凉地握住我。我吓了一跳，这是人还是鬼？“我是你的班主任，姓吴。”

5

他瘦小得出奇，像一个被风吹得七零八落的稻草人。他的脑袋歪栽在脖子上，时刻有人头落地的危险；一副沉重的眼镜让鼻梁不堪重负，眼睛鼓胀而鼻孔被压缩成两粒。他的衣服、裤子和鞋子都是黑色的，他的全身都是黑色的，除了镜片后面躲着的一小块白，沾了一点点光，徐徐地移动着，好像在物理实验室里看到的遥远的天体。

我渐渐看清了他，也看清了教室里原来坐满了人。我被安排在第一行最后一排，右边是壁，前头是窗，后面是门。这里可是交通枢纽。我自己不由得笑了。这时，教室里的灯哗啦啦全亮了，刚才是停电。光明是可以人为制造的，而黑暗却不行。有人喊我的名字，这是我最敏感的。

班主任吴老师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。



吴老师的办公室离教室好远，要过一道回廊，上几十级台阶，在半山腰的一栋平房里，同时也是他的住房。他的房里已经坐着一个女孩子，包菜头，高高大大，坐在那里很大方，不像是学生，可能是位年轻老师吧。

吴老师对我说：“教科书都在桌上，你每样拿一本吧。”我便上去拿。正好《地理》课本在那个女孩的手肘边，她顺手递了一本给我。我突然礼貌起来：“谢谢老师！”她扑哧一声笑出来，却没有回话。我出了门。

上课了。吴老师带着那位女孩进了教室，他指着第二排的最后一个座位，那个女孩就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。她的胸脯挺得老高，让我想起女子百米赛跑到终点时撞线的一刹那，我想，我要是那根线就好了，可以他妈的狠狠地撞她一下。正想着，她已经坐在座位上了。

“我刚才望着你笑，你怎么不理我？”她侧过头问这边。

她是在和我说话。

“是吗？没看见。”我答道。

“那你看见什么了？”她问，眼睛微微眨了一下，仿佛落了一粒灰尘在里面。

“干吗要告诉你？”我故意冷了调子。

“为什么不能告诉呢，这班上就我们两个是插班生，关系不一样嘛。”她的眼睛又眨了一下，好像是在她说的话末尾画上一个句点。

“我看见黑板上面爬着一只虫子。”



“哈哈哈哈。”她笑得也太放肆了，尽管她使劲地捂住嘴巴，这不仅止不住笑，反而使那笑更加现形。吴老师鼻子上的镜片再厚，也不会看不到。只见他一晃就到了女孩跟前，瞪大着眼，像一条死鱼一样地盯着她，终于把那笑给吓了回去。他猛地一个转身，一晃又到了讲台上。

女孩弯着腰，身子俯在桌子上，低低地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他是全县语文教学的王牌。”

“没想到他这么矮，步子倒是又大又快，好像有点轻功。”

“轻功个屁，文化大革命被他的学生打得只留下了一条命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多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我装作电影里的腔调。

“我是，我是江东支部的特派员，组织上派我来与你联系。孤帆远影碧空尽——”

“惟见长江天际流。”

“好，接上头了。”她向我伸出手来，我与她轻轻击了一掌，说：

“同志。”

她又要哈哈大笑了，可能是突然想起死鱼，倏地收了回去，这一收把她的脸涨得通红。我注意到有些同学望着我们了，大概是认为我们干扰了他们的注意力。这能怪谁呢？自己的注意力自己集中不了，还望着别人。这时，我心里一惊，因为，我发觉父亲站在窗户外面，他透过玻璃



使劲往里面瞅，想看我坐在什么位置。

但他没有看到我。他的脑袋在玻璃上别过来别过去，那样子非常滑稽。我故意缩起身子，往墙上靠，让他看不着我。女孩说：“你怎么像个缩头乌龟。”我说：“我看见窗玻璃上爬着一只虫子。”

女孩看了过去，说：“哎呀，那是一条毛虫。”

我说：“你不能这样说我父亲。”

“她是你父亲？那你比你父亲强多了。”

“不是强多了，是帅多了。其实我父亲年轻时也挺帅的，我看过他和我妈的结婚照，那样子神气得像个王子，人一老就像个活宝了。我老了肯定也是。”

“人家结婚嘛，当然应该神气啦。再老，结婚总是会神气的。”

“老了结婚还有什么意思，崽都生不出一个。”

“结婚就一定要生崽吗？”

“结婚不生崽，我们从哪里来？”

“李雁君、王子凡同学，请你们不要交头接耳。”又惊动了吴老师，不过这次他没有显示“轻功”，而是站在讲台上死鱼一样地盯着我们。

隔得远，自然吓不着她了，她下意识地坐直了些，嘴巴却没停：“哦，王子凡。”然后对着我点点头。我回了句：“啊，李雁君。”也对着她点点头。

下课了。我第一个走出教室，父亲的脑袋还在窗玻璃上别着。他大概听出了我的脚步声，说：“我瞅了一老



气，硬是找不到你。”眼睛却继续向教室里看，好像那里面还有他儿子似的。

“我坐在墙边上，好隐蔽。”

“走，我把你的行李都搬到寝室了，你自己去铺床吧。”

“你在教室外面闲呆着，还不如帮我把床铺了。”

“你小子还蛮牛皮，老子想看看你上课认不认真！”

“好好好，去铺床，快走。”

我推着父亲往寝室走，生怕吴老师一出教室，父亲会去打听情况。

寝室在教学楼前面一栋，里面阴暗、潮湿，有点像生理卫生书上描绘的鸟巢。讲起生理卫生我就想起一件趣事，我读初二时发了一本叫《生理卫生》的新书，开学第一天大家照例要把新书都翻上一遍，以前这个时候课堂里都闹哄哄的，讨论得很起劲，这会儿怎么没一点声音，安静得出奇。有好事者偷偷绕教室一遭，发觉男女同学都在不约而同地看那本《生理卫生》，那上面图多，画得吓死人了，越是吓死人越是吸引人，真的没办法。教这门课的是一位姓杨的男性青年老师，他教到《膀胱》那一节时，亲自拍着自己的裆部告诉我们：“这里就是膀胱。”弄得女孩子全部把头埋到课桌底下去了。

父亲一直带着我走到顶头，那间寝室的前面有一汪水，水里垫着一线砖头，乘脚的。父亲踩到第三块砖头的时候，不防那块砖头下面不实，脚踩下去，下面的空隙便



喷出一股脏水，灌了父亲一裤脚。更糟糕的是，父亲气急败坏地还跺上一脚，下面的脏水更来劲了，冲得裤子里里外外一塌糊涂。

我在后面笑着说：“你要是再跺上一脚，那我们父子俩干脆在这池子里洗个澡算了。”

父亲没有计较我的玩笑。我问他：“你不是来过一次吗？”

父亲闷闷地说：“那提了行李，没事。”

我不知道提着行李与这件事有什么必然联系，但我没有再问父亲了。我们进了寝室，四张高低床，只有右边靠窗的上铺空着，那自然是我的地盘了。我打开行李，将草席往上面一摊，再系好蚊帐，就行了。父亲坐在对面下铺，一边抽烟，一边看着我做事，他木然的表情像我课桌里那本字典的封面，我最讨厌字典了，但又不能丢开它。我认得的字真的有限，考试的时候还得找它老兄帮忙。

我蹦下床。父亲蹦出一句：“你就像只跳蚤。”我正在穿鞋，觉得父亲的比喻十分贴切生动，答道：“你说得那么书卷气，不就是臭虫么。”我正想将还没套进鞋里的臭脚丫伸向父亲，身子都转过来了，突然发现前面坐着的是父亲，才极不情愿地把鞋子穿好。

父亲说：“我得走了。”

他到了门口，怔了一下，不知是想和我说什么话，还是有点怕门前的那汪水。我站在他后面，没有管他。他就出去了。



我没有送他，这样做也许不对，但当时我的大脑没有命令我这样做。

还有一刻钟吃中饭，我去水房洗饭盆和勺子。再回到寝室时，里面挤了五六个人，这大概都是我的室友了。我一进门，大家都望着我，谁也不做一句声。我把饭盆放到桌子上，寝室里只有这一张桌子，在窗户下。这时，有人发言了：

“我的床上搞了这么多烟灰，谁弄的？”

大家互相望着，我不好望谁，便看了那床上，是有些烟灰，我父亲刚才坐在那里。

“我在问话，听见没有，没人承认呀，婊子弄的好不好？”

我走过去，揪住那小子的衣领，他比我还高一点，所以我不能把他提起来，而是用力按住他：“你再说一句！”

“是你呀，早承认不就没事了吗？”他的声音里竟然没有丝毫怯意。

“你嘴还这么臭的话，我就撬掉它。”

问题是，我还没开始撬，他就先动手了。我倒在我下面的那张铺上，嘴角渗出了血丝。等我好不容易站起来，那个王八羔子早就不见踪影了。我朝前面走了几步，一个声音说：“别去惹他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”

他过来伸出手说：“我叫童超，睡你下面。做个朋友吧。”

我用手漫不经心地碰了他的手一下，我的心情还沉落



在刚才的痛苦里。这时，铃声大作，仿佛撒了一把盐在我的伤口上。我烦得要命，拿起饭盆就朝外面跑去。



2

13

我们的学校在一个叫金井的镇上，占了镇东边的一座小山。山上除了学校的几栋建筑外，几乎全是茶树，间或有几撮枫树和杉树，绿得蛮有信心的。

这座小山远比学校对我有吸引力，因了这座小山，我对这所学校有点儿喜欢了。我原来的那所学校也在一座山上，但光秃秃的，只有几棵故意栽种的槐树和樟树，也都是副活得不耐烦的样子。那天，我和小芹在校园里穿来穿去，找了好久，才认为那棵槐树下面比较安全。结果，事情才开始，就败露了，原来老师们也选中了那里。与老师争地盘，学生总不是对手。

这些事我想得通，我和小芹做的事如果由大人来做更合理，我们是活该被捉。但当时我和小芹都想亲嘴，那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说服不了自己不要亲嘴，我说服不了